

日夜流淌的城中河

老藤

旅顺水师历史可追溯到明万历年间。朝廷在旅顺驻水兵以固海防，这是旅顺作为水师重镇的肇始。后来，随着驻军的增多，饮水成了必须解决的大事。

因龙河下游是海水、淡水交汇之水，人们只能沿龙河上溯寻找饮用水源。据传说，有人发现草丛中有一股清流，缓缓“爬”进龙河。捧水试饮，竟无丝毫咸涩。于是人们顺藤摸瓜，于森林中发现了龙眼泉。从此，兵民到此汲水、运水不断。清朝水师选择龙河上游的蟠龙山驻兵，既远海上风浪，又有龙眼泉汲水之便利。

光绪年间，清政府在旅顺修筑军港、炮台、船坞，城市人口骤增，饮水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。工匠们沿着前人寻水的足迹找到了龙眼泉，于是便有了龙眼泉至旅顺的供水工程。当时建储水库两座，凿井十八眼，置水泵十八台，修建铸铁管道六千多米，砌石隧道七百余米，这是国内最早的城市给水工程之一。附近立于光绪十四年的石碑刻着“龙引泉”三个字。从此，“龙眼”变成了“龙引”。现在，停用的龙引泉被保护起来，作为龙河的龙眼，它依然在森林深处仰望星空。

二

龙河主航道总体呈舒缓的S形，恰似龙的躯干。那时，每年春季驻扎在水师营的水兵都要从蟠龙山麓的码头上船，然后顺河而下，经旅顺港出海巡哨。水师在海上巡哨，长达半年，秋季方能返航。当木船从大海中驶回无风浪之虞的龙河时，可以想象水兵们会多么高兴！自有了水师巡哨制度，海上商贸活动十分活跃。

历史在沉淀中发酵并不断催生新的生命。今日龙河蒹葭苍苍的生机和蒲棒林立的静美，是历史的另一种呈现方式。湛蓝的河水下面沉淀着数不清

的故事，或激昂，或悲壮，每一个故事打捞出来都那么可歌可泣。我曾经在周日的清晨，沿龙河入海口上溯，感受当年水师官兵用桨划过的水路。四百年前的摇橹声和一百多年前的风雨，所有不该遗忘的历史，我相信都储存在这日夜流淌的河水中。

龙河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好时光。河交汇处随季节变化会有不同的渔汛，鲈鱼、胖头鱼、大棒鱼、海浮鱼等等，只要撒网，必有收获。渔民说是龙河喂富了这块海。但是，有那么一段时期，龙河边建起了许多工厂，龙河背负起它不该背负的重负，渐渐河中鱼虾难觅，水鸟不来，人们也不再光顾龙河。

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拯救了龙河。当地政府把治理龙河作为民生工程来抓，关停污染企业，绿化美化环境。经过接续努力，一条清澈的龙河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河流之美，在于鸥鸟。鸥鸟是河流的音符，可以想象一条没有鸥鸟的河流会多么寂寞。现在的龙河，鸥鸟翔集，已经成为摄影爱好者拍摄鸟类的胜地。河流之美，在于有岸芷汀兰、草木葳蕤。如果把河流比作一幅长卷，那么岸边郁郁葱葱的绿植无疑就给这长卷做了装裱。现在的龙河两岸，水草丰茂，繁花遍地，河边漫步的人赏花观水，惬意写在一张张笑脸上。河流之美还在于鱼翔浅底、百舸争流。当地举办的国际龙舟赛场面火爆，是龙舟赛让平日内敛文静的龙河，也会开怀大笑。早春时节，蒲苇尚未见绿，河中余冰犹存。在河边散步，发现几对鸳鸯竟悄然而至，在冰冷的河水中游走。龙河一定是它们孵化下一代的家了。

三

桥是河能直立起来的玉带。龙河入海口有一座桥，名曰解放桥，这座桥

像扁担一样将旅顺新老两个城区担了起来。

龙河入海口曾有座木桥，市民称之为西大桥，后来改建成钢结构拱桥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座拱桥已经不能满足城市交通需要，政府在原址修建了一座石墩双孔钢筋混凝土桥，取名解放桥。改革开放后，又对解放桥加宽改造，打桥墩，架横梁，解放桥拓宽一倍，并沿用至今。

解放桥是少见的一桥两墩组合，一半是工艺古老的青色花岗岩桥墩，一半是现代工艺的混凝土圆形桥墩。有次我坐船到港内垂钓，两个钟头不到竟钓了满满一水桶胖头鱼。涨潮时舢板从桥下顺流返回，我望着桥墩上斑驳的蚌壳，恍若穿越时光隧道。都说岁月流逝无法寻觅，原来是藏在了解放桥下。

桥的作用不仅仅是交通，它像瓜秧一样会结出生活的硕果。后来解放桥的上游建起了跃进桥，这座桥不仅催生了偌大一个龙河社区，还催生了一个农产品批发市场。跃进桥是最繁忙的一座桥，清晨和傍晚在桥头观望，颇有点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味道。再后来，上游又修建了龙河桥，这座桥催生了一个更为时尚的居民区。人们住于此，多半是因为龙河，因为这里的住宅是名副其实的河景房。解放桥的下游，建起一座供军港内部通行的步行桥。从这座桥上看过，一艘艘现代化的舰艇整齐排列在军港内，军旗猎猎，威武雄壮。树绿沙白的老虎尾半岛，像一只巨大的臂膀，把翻卷的潮流拦在港外，港内海不扬波，风平浪静。据说，当年那首著名的《军港之夜》就诞生在威严而优美的旅顺军港。

龙河宽不过百米，长不足十公里，对于研究江河的人来说显然有点微不足道，但在我的心里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因为读懂了它，就读懂了旅顺口的历史与当下。



三十年前，我应聘到四川双流的双流中学，做了一名语文老师。

安顿下来后，我带着儿子到街上去看看双流县城的模样。出校门，右转，就到了双流的闹市区。我们一路转悠，一个多小时就走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。双流县城虽小，却充满了活力。特别令我们开心的是双流有飞机场。

我很喜欢看飞机。小时候家在乡村，觉得飞机很稀奇，很神秘。那时候，每当轰隆隆的声音在头上响起，大人们马上停下手里的活，齐刷刷望向天空：看！飞机！飞机来了！看飞机成为乡村一道很特别的风景。这以后，只要一听到轰隆隆的声音，我就会飞快地跑到空旷的地方，瞪大眼睛，仰头望天。看啊，看啊，看得脖颈发酸，直到飞机像一只麻雀隐入天边的云层，我还在傻傻地想，这飞机是从哪飞来的？要飞到哪去？翅膀都没动一下，是怎么飞到天上的？

我天天仰头望天，盼望着轰隆隆的声音在头上响起，盼望着飞机从云的缝隙里钻出来，盼望着飞机飞得低一点，再低一点，让我看清楚它究竟长什么模样。

也许是命运的特别眷顾，我来到了双流。我工作的地方与机场只隔着一片农田，想看飞机，飞机就在头顶。白天没工夫抬头望天，夜里，一个人，一片开阔地，朝着机场的方向，望天空，看飞机。飞机轰鸣着飞向茫茫夜空，瞬间就被夜色吞噬了，只有两翼的灯，左红右绿，闪闪烁烁。

后来，我把家安在了机场边，可以近距离看飞机了。

稻谷飘香的时节，我们一家人来到机场的围栏外。很多人趴在围栏旁，盯着飞机不转眼。读六年级的儿子更是异常兴奋，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寻找最佳的位置，生怕看不清飞机长啥模样。我们隔着围栏，看到了飞机上“西南航空公司”的字样，看到了舷梯上排队登机的旅客，看到了跑道上架架等待起飞的飞机。飞机轰鸣着，一架一架降落在双流机场，又在人们的目光中，飞向远方。

双流的美丽画卷

蒲光树

看着头顶的飞机，我想象着坐飞机的感觉。我好想登上飞机，看一看。

那年秋天，我第一次坐飞机去大连考察，第一次从外到内看“透”了飞机。机头、尾翼、机翼、舷窗、起落架、登机口，一切都是那么新奇。坐进飞机，系好安全带，滑行，起飞，我真的“飞”起来了，飞上万里高空。空中两个多小时，我毫无困意。摸摸小桌板，看看行李架，打开阅读灯，仔细听空姐讲解坐飞机的注意事项。我好奇地欣赏窗外的景色。窗外，是浩瀚的天空。透过云的缝隙鸟瞰，我徜徉在河流、山川、森林、田野构成的美丽画卷之上。云和云绵延着海的韵味，潮起潮落，你推我挤，变幻着不同的姿态。云托起了飞机，也托起了我激动的心。

这以后，我时不时坐飞机去外地出差。在来来往往的旅程中，我深切感受到，双流机场不仅是进出西南的交通枢纽，更是双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资源。

后来，政府加快推进迎宾大道等道路建设，依托机场引进四川大学、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等高校，还兴办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。伴随人才聚集和产业发展，双流城也在悄然成长。2015年，双流撤县设区。

这几年，双流新建成“五湖四海”湿地公园。三十多公里的环湖绿道，把一个个小广场、绿草地、银杏林和丛丛簇簇的芦苇、芭茅巧妙连缀，生机盎然。我搬进公园旁的新家，闲暇时，一家人走入公园，踏上绿道，呼吸清新的空气，倾听小鸟的和鸣，十分惬意。

在双流，想看飞机长什么模样，那就闲逛环港路，飞机静静地栖息在停机坪上；想看飞机降落，就去牧马山的空港花田，那里草绿花艳，彩道蜿蜒；想看飞机展翅高飞，就去成双大道的空港体育公园，人们端着啤酒，吃着麻辣滚烫，乐呵呵地仰望天空……

一架架飞机在双流蔚蓝的天空往来穿梭，编织出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画卷。三十年间，双流机场变大了，双流城市更美了……

一朵，以及草尖滴垂的露水一起闪烁着晶亮的光，空气湿润而芬芳。那些巍峨兀起的山峰、苍翠奇崛的松树，还有高高飞翔的鸟儿，全来到了我的脚下。我在一阵阵飘来荡去、忽有忽无的云层之中穿梭。阳光明媚的时候，我甚至可以看到脚底的山谷之中，有一只梅花鹿飞驰而过，一对华丽的犄角若隐若现。

自写作以来，每次写到黄山，我总是匆匆带过，感到词不达意。其中原因，是黄山难以表述，世间的形容词似乎都不足以表现黄山之美。

黄山是一个巨大的“谜”。很多年来，我一直一厢情愿地认定：黄山给我的滋养，体现在方方面面。是黄山之霞光，打开了我对美好事物的孜孜追求，也是黄山的澄明气息，让我通透和自在。



好吃是糊饽

张伺

童年时，我家几乎天天吃萝卜，炒、炖、生调、蘸酱、炸丸子，萝卜再难吃出新花样。我们拧巴着不吃，扭脸转头，皱眉撇嘴。母亲说明天中午用萝卜烙糊饽。糊饽？我们两眼放光，欢呼雀跃。

母亲把萝卜洗净，去头切尾，用擦床子把萝卜擦成细丝，拿刀再横竖几下，细白布包着搦净水，放入切碎的葱姜末，搅拌均匀，用纱布盖上。六分玉米面四分白面倒入面盆，与萝卜丝掺在一起，来回搅拌，撒入面盐，再搅。白面的细嫩和玉米面的粗粝巧妙地融合，萝卜丝被面糊包裹得严实。稍加水再搅拌，覆上细纱布。好半天，面醒好了，母亲喊我烧火。

点着晒干的树叶，一小把一小把地往锅底添加。母亲说：“火也得喘气。”会喘气的火才好用。锅底的树叶中夹杂着小树杈，咯嘣脆响。锅热了，母亲两手先在碗里蘸下水，抓起一块面糊，在两手之间快速拍着，拍成四指长二指宽半指厚的饼，往锅底轻轻一贴。母亲边贴边翻前面贴好的。凉饼与热锅接触，就几乎固形了，但上面还是面糊状。用锅铲挑住饼边缘最下沿，轻轻一挑，饼翻了个儿。刺啦，面糊状的那面与热锅接触，又立马固形，力道恰好。

母亲忙而不乱。该贴该翻，母亲手下有数。母亲说：“小火。”我抄起拨火棍，摁住树叶往锅底拉拉。贴完了，饼都翻两遍。母亲说：“常火。”那些叶筋叶柄蓄势待发，稍一拨弄，立马开足马力。

没油的热锅，饼特别容易烙糊。饼焦糊了，这糊饽就塌了。锅儿成熟贴饼，面不滴淌即刻固形，母亲拿捏得刚刚好。她拿锅铲翻动那些饼。火柔和而持续，饼没一个焦糊的。煎到两面金黄，母亲把饼盛出来，放在盘子里，锅底的碎渣屑被母亲用锅铲兜着倒在我手心里。那是犒赏我的。只要烙糊饽，我总是抢着烧锅，目的当然是尝一口鲜。

吊汤非常重要。锅要刷干净。放入一瓢清水，撒入葱姜丝，倒入醋。“大火。”我往锅底续着干枝等硬柴。大火咕嘟咕嘟把水顶开，小火煮味。等锅里的水变成咖啡色，醋香飘满整个厨房，弥漫到院里。“再大火。”母亲倒入苋菜菠菜，

打个滚，紧跟着把饼倒进锅里，饼在锅里沉浮几个来回，糊饽的焦香味中和了青菜的菜香气，老醋的酸香把萝卜的辛辣转变成浓郁的陈香。

母亲说糊饽好了。芫荽已被切碎，想吃随便抓到碗里。

盛到碗里，糊饽金黄，蔬菜青绿，汤色透亮。虽然没油，但汤汁油亮，用勺子一撩，拉出光鲜透亮的丝来。醋香已浸入糊饽和汤汁里。酸只在口齿间稍作停留，瞬间变成满嘴的陈香。我们大快朵颐，烫嘴也吸溜着啃咬着，嘴里塞满了，腮帮子鼓突着。

我们恨不能顿顿吃糊饽。母亲说再好的饭吃长了也会倒胃口。第二天换成了呱呱糊饽，比萝卜更好吃。第三天母亲又换成了菜葫芦糊饽，比呱呱更好吃。配菜也变换着，小白菜叶、苋菜、菠菜、青蒿叶、薄荷叶、地瓜叶等，老运河堤上有的，随手摘下，烫烫放在里面……糊饽是一道再传统不过的美食，可母亲做出了不同的味道。她的“秘方”在邻里间一传十十传百，家家糊饽香，孩子肚腹圆。这是邻里之间最好的馈赠，更是我们成长年月的助长剂。

前年，我回老家，临近中午，母亲说：“烙糊饽，你吃吧？”我十万个愿意吃。只是做这个有些麻烦，我担心年已八十的母亲身体吃不消。母亲说烙糊饽的劲还留着哩。我又吃到了糊饽。糊饽的香浸透了岁月，这香徜徉在我人生的时光里，挥之不去。连吃两碗，母亲笑了，说想吃吃了就回来。

糊饽，一顿家常饭，让走远时光有了回忆的载体。我分明看见搁浅在童年里的“香”和“饱”，在阵阵香气中荡漾开来……



美术馆藏。《中国画（风景）》作者林凤眠，中国

大地

家在黄山下

赵焄

看到对面青鸾峰上的大字：“立马空东海，登高望太平”。每一个字都如磨盘般大小，悬在半空之上，极有气势。

行至天都峰下，抬眼望着高耸入云的山峦，我一激动，就从父亲的背上滑了下来。那山真高啊！我看得头晕目眩。山尖早已淹没在云层之中，石阶像天梯一样铺下来，经阳光照射泛着白光。我不敢爬天都峰，但抖擞着精神翻越了“一线天”，来到了闻名天下的迎客松下。

父亲喘着粗气告诉我们：前面就是玉屏楼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全家就簇拥在玉屏楼招待所走廊的小床上，和衣盖着两件租来的军大衣，在黄山的清风明月中睡了一夜。